

使手續簡化省時。

二月九日上午十一時，我遵囑到達醫院，這一次是在近市區的一間，名叫 Misericordia（拉丁文意思是憐憫心腸），上次是在郊區名 Severn Oaks 的醫院，但都由日間手術部處理，無需過夜。

約有兩小時做妥各樣手術前的各種預備，一時被推入手術房。護士照例為我吊鹽水及其他化合物，且打趣地說：「這算是你的午餐哪

！」

這時有一個小插曲：在魏醫生未著手動手術時，另一個著綠色手術衣帽的醫生前來與我談話，原來是我上次領教過的韋醫生，我認不出他來了。原來本城眼醫常在不同手術房相見。

他見了我，甚有歉意，十分覺得過意不去，趕緊說：「真不好意思，令你久候。」我說：「沒有什麼哪」。

救生站

一個現代的比喻

／黃善慕譯

在一個船隻常常失事的海岸邊，有一間細小而簡劣的救生站。這救生站只不過是一間棚屋，只有一艘小艇。幾個專心的救生員，在海岸邊經常不斷地守望。不為自己著想，晝夜不息地出海，尋救喪失的人。這救生站搭救了許多人，名揚四方。有些得救的，要與救生站有更密切的聯繫，獻上金錢，時間與精力，支持它的工作。他們買了幾艘新艇，訓練了一班新的救生員，小小的救生站漸漸擴大了。

有些新會員覺得救生站的設備不周，建築簡劣，不合救生的需要。他們認為應該安排比較舒適的場所，給得救的可以休養。於是他們

用床鋪替換了緊急用的帆布床，同時加添佈置，使到那擴大的救生站成為會員所喜愛的聚會所。他們把救生站更美化，購置上好的設備，使它成爲一間俱樂部式的會所。願意出海救生的會員，人數漸漸減少了。於是他們雇用了幾個專業的救生員，負責救生的工作。可是救生站的設備，仍是以救生爲主題。會所的大廳裡還安有入會儀式用的救生船。

就在那些年日，有一艘大船失事了。專業的救生員從海中救了許多又冷又濕，淹得半死的人。他們骯髒，令人噁心。其中有不同種族的人，有黑人，也有黃種人。美奐的會所，被

第二天，魏醫生爲我揭開紗布，眼前一片光明，連紅腫刺痛的现象也沒有。兩週後見他時，完全康復如常，手術是如此輕快地作成了，沒有一點痛苦與不適，身體與精神上皆然，我想了好久，想不出兩者間差異的理由，也許只是一句俗語所概括或是一句經節所云：「醫者父母心」，「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愛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」

這班淹水的人弄糟了。會所的受託委員，立刻動工，在會所外建造了一間沐浴室，給失事得救的人洗刷，清潔了才進入救生會所。

事情發生以後，救生站的會員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類似的事。會員意見紛紛。許多會員認為救生的工作太討厭了，妨礙到會所正常的社交活動。有些會員強調說救生是該站成立的根本意圖，並且該站的名是救生站，所以應當繼續救生的工作。可是大部份的會員不同意後者的說法，說後者若要救生，可以在附近另設救生站。於是後者就退出了，建立新的救生站。

過了幾年，新的救生站也像舊的救生站，經過同樣的發展，變成了一所俱樂部式的會所。另一間新的救生站又建立了。歷史就是這樣地重覆演變。假如你今天來到這海岸，你會見到許多間名爲救生站的高等俱樂部。船隻還是常常失事海上，大部份失事的都淹死了。

註：這比喻是美國華盛頓大教堂的資深牧師 T. O. Weir 三十多年前寫的。這篇是爲九四年教會同工退休會用而譯。是意譯，不是直譯，順告。